

村上春树 与后虚无年代

岑朗天·著



新星出版社
NEW STAR PUBLISHER

村上春树 与后虚无年代

岑朗天·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村上春树与后虚无年代/岑朗天著.

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06.4

ISBN 7-80225-045-5

I. 村… II. 岑… III. ①村上春树—文学研究
②道家—哲学思想—研究—中国—古代 ③存在主义
—哲学思想—研究—西方国家 IV. ①I313.065
②B223.05③B08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8567 号

本书经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谢刚

社址: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

邮政编码:100005

电话:010-65270477

传真:010-65270449

E-mail:newstar_publisher@163.com

销售热线:010-65512133

印刷: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印张:7 字数:131 千

版次:2006 年 4 月第一版 200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0 001~6 000 定价:20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·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(电话:0539-2925659)

写在前面

这本小书是关于虚无主义的，批判所谓虚无主义的超越和克服，并研究其立论的范围和限制。小书原名《虚无之后——以没什么为什么的什么》，部分说的是别人的故事，但希望能从那些叙事中延伸出一个视野，一些洞见。它的编写起初跟香港的“九七”文化现象反思相关，其前身是我另一本只出版了第一卷初稿的小书《后九七无题之乡》（香港人文哲学会出版）。

谨将此书献给狮虎，一只生于1997年10月，殁于1999年4月的狮子狗。每次我看着它，是否也看见了梅菲斯特？

目 次

1/ 写在前面

1/ 决定推石上山之后

11/ 浪人

13/ 疯狂是一种浪荡

18/ 浪荡是一种坚持

25/ 浪人之“游”

29/ 浪人之“浪漫”

31/ 浪人之“历史”

35/ 逍遥游

37/ 心灵之游

39/ 冒险游

42/ 英雄游

45/ 圣人游：无何有之乡

49/ 圣人游：大小之辨与三重“逍遥”

52/ 圣人游：游必有方

55/ 由“游”至“遊”的考古学

58/ 地狱为懒散的浪人预备

61/ 入口

63/ 村上式处境

68/ 村上式孤独

73/ 忽然失落

79/ 失落的两重世界

83/ “那边”就是内边,也是下边

88/ 入口在哪

91/ 出口

93/ 有入口,便有出口

99/ 出口一:电话亭的呼唤

105/ 出口二:舞舞舞吧

110/ 面对“那个”的双面性

113/ 第三个出口:从死导引出来的活法

116/ 心灵之舞

118/ 后地震和后地下铁

121/ 虚无

123/ 作为哲学考察的虚无

133/ 作为人生体验的虚无

138/ 虚无的表象

146/ 虚无的真正起源:时间性

153/ 命运

155/ 命运作为生命时间的限制概念

163/ 知命、立命与“命运爱”

172/ 克服虚无及其限制

181/ 影子

183/ 理想的倒影与自由之辩证

191/ 学习死亡

197/ 拒绝终极承诺,做个浪人

205/ 技术性设定《后记》

209/ 诗化和故事

213/ 维多利亚城的终结

决定推石上山之后

(他想起)以一份奇特的欢喜去接受死亡;因为这死亡将会把它带到他真正的家乡,且轮到他去接下那一大堆遗志,并将那平平凡凡的人的记忆给掩住了。

——加缪《第一人》

天神处罚西西弗斯(Sisyphus),叫他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。由于石块本身的重量,它又从山顶滚下来。他们有理由相信,没有处罚比从事徒劳无功和毫无希望的工作更加可怕的了。^①

加缪(Albert Camus,1913—1960)如此开始重述西西弗斯的神话,作为他荒谬哲学论述的结语,画龙点睛。然而,这些年下来,如果我们有了关于这文本新的版本,应该也不会奇怪吧。假如我们真的相信西西弗斯是一个明达的凡人、一个绿林大盗(但不会是尼采口诛笔伐的弱者);假如我们不止相信加缪,不止肯定推石者是一个荒谬英雄。

西西弗斯的身份无论是聪明的凡人还是打家劫舍的大盗,其实并不太要紧,当中没有什么矛盾。问题只在于:他为什么被

^① 有关加缪重述西西弗斯神话的中译,可参考张汉良译本(台湾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库107),139—143页,而克瑞洛夫的章节则在127—128页中。

罚在冥间干推石上山这徒劳无功的工作。

首先,他冒犯神明,泄露他们的秘密。结构一:河神女儿被小爱神丘比特(Cupid)诱拐,河神焦急万分,问西西弗斯女儿失踪的情况。西西弗斯知道内情,但却要河神给人间一座城堡一个水源。这宗“敲诈”令他要在下界受罚。

结构二:西西弗斯用铁链锁住死神,令他无法到人间勾魂夺魄。冥王无法忍受地府过于空洞寂寞,于是托战神救出死神,并要惩治西西弗斯。

结构三:西西弗斯阳寿已尽,但临死前还是要考验妻子对他的爱。他叫她把他的尸体弃于广场中央,妻子如言做到。当西西弗斯到了阴间,他对妻子这种不合人情的如命施为感到不满,乃求冥王特许,让他返回阳间向妻子报复。谁知,在他重新看见青翠的大地,享受阳光和水气滋润,便再也不愿回到地府了。冥王的召唤、愤怒的警告全不管用。因为热爱(贪恋)人间,诸神不得不惩治他。墨丘利(Mercury)亲自来捉拿他,夺走他的欢乐,强迫他回到下界。那里,他的石头已给预备好了。

加缪告诉我们,西西弗斯是一个荒谬的英雄:每一次他从山顶走下来,昂然走向天神的安排。他踏着沉重而匀整的步伐走向永远不知何时才会结束的虐难。他有喘息的一刻,也是他有意识的一刻。

现代的工人每天做着跟推石上山同质的工作,不必寻求其意义,而且是乐意不思索其意义。工余有时间,也宁可让脑海空白。

但西西弗斯不是他们(尽管他们都可以是西西弗斯)。正是当这种徒劳的命运偶然成为一种意识行为,它才具有悲剧的

性质。西西弗斯是天神的贱民,没有权力,但可反叛。他十分了解自己悲惨的境况,他思索着这境况,构成了他的痛苦,也为他赢得胜利。没有命运不被轻蔑所克服,西西弗斯胜过了他的命运。他比他的石头更坚强。

这可以说是尼采式决断。意识到自己行事的徒劳,意识到未来的限制,但却以超人式的权力意志呼喊:“好!就让它再来一遍吧!所有可能的苦难由权力意志承担。诸神宣判我是有罪的,应受惩治,但如果我根本享受他们所谓的惩罚,试问他们的惩罚还有什么意义?诸神的标准不管用了,诸神的肯定或否定的价值,皆是诉诸主体意志的重估,由‘我’重新给予新的衡度。”

命运是荒谬的,因为每次希望都带来失望,但主体依然希望。有比这更荒诞和违反行事逻辑的吗?

加缪对于荒谬者最著名的譬喻,便是 *l'étranger* (异乡人、陌生人)。^① 人的生活总会来到一个境地:处身在一个突然失去光明的宇宙中,他感到犹如身处异乡,周遭的人向他投以陌生的目

① 加缪的 *l'étranger* 有时译作异乡人,有时译作陌生人,但都是与哥连·威尔逊(Colin Wilson, 1931—)的《局外人》(*Outsider*)和马奎斯(G. Garcia Marquez, 1928—)的《异乡客》(*Strange Pilgrim*)区别开来。异乡人是无法为心灵找到安定,无法找到存在根源,因而往往成为自我放逐的荒谬英雄;局外人是和社会格格不入,无法和社会合模(*conform*)的人,他们未必饱受荒谬感困扰,而很多大人物成名前也往往是局外人,在不被一般人接受的情况下,走出自己的路来。而异乡客则是带着朝圣(寻找及体味心灵家乡)意味的旅人;他们不是不想回到家乡,而是往往在外在的力量或命运作弄下流落异乡,当然 *pilgrimage* 也可理解为到个人感到兴趣的地方旅游,不一定是朝圣之旅。

光。他的放逐感是无可救药的,因为他甚至已失去故乡的记忆,也不再抱有 Promised Land 的希望。这种人与生命的离异,演员与舞台的割离,加缪称之为荒谬感。

西西弗斯的荒谬,来自诸神的安排。来自注定徒然的命运,加缪指出,他推石上山几乎达到目的而功亏一篑,就在他转头走下山,准备重新开始的空隙——苦工的空隙,加缪认为他极有可能清醒意识到这个命运,清醒意识到有关的荒谬感。

没有希望,没有 Promised Land,西西弗斯所感受到的孤绝,应该比任何一个异乡人更甚。“正常人”,根据“正常”的价值观,如果不疯掉,也可能早已想到用自杀的办法,一了百了了。

克服此命运的方法,不是疯狂,不是自杀。因为加缪为西西弗斯找到一个值得活下去的理由;当然,根据加缪的意思,这理由是由西西弗斯自己寻求,自己创造出来的。徒然景况一次又一次回归,不用尼采著名的“永劫回归论证”(在无限时空下,事物必会重新出现在曾经出现的地方)已可自明。这次回归是诸神安排好游戏规则。然而,西西弗斯依然热爱这不住回归的景况,他成为了尼采笔下,具有命运爱特质的超人。他是查拉图斯特拉。他是另一个耶稣。

在《西西弗斯的神话》之前的篇章,我们找到加缪这样的章句:

他(耶稣)是一个完人,他了解最荒谬的情景。他不是神人,而是人神。和他一样,我们每个人都会被钉上十字架,都会牺牲——只是程度上有差别而已。

因此,所谓神性纯然是地上的。……克瑞洛夫(Kirilov,陀斯妥耶夫斯基创造的小说人物)说,我寻找

着我的神性。我终于找到了。那就是我的独立。这样,克瑞洛夫前提的意义便很清楚了:如果没有上帝,我便是上帝。——做上帝不过是要世上的自由,不服侍一个不朽的存有。……如果上帝存在,万物都依附他,我们便不能违背他的旨意做任何事。如果他不存在,万事便取决于我们。

在这个意义下,耶稣的死是为了赎世,是为了向世人宣示,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价值——自由和自主。人可以自杀,甚至有“合乎逻辑”的自杀,但不是为了逃避荒谬的命运,反之,而是去体现价值——可以克服荒谬命运的价值。

事实上去不去死是不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,有什么值得我们为了它去死。也是同一种什么,令我们值得活下去。

创造了价值,生和死都不再重要,拥抱价值,生或死都无所谓了。西西弗斯注定失败,但他不用去死,不用受苦,因为他实现了自主,体现了独立——他是自愿推石上山的!每一次他对把石头推上山所抱的希望是真实的!他是自己命运的主人。诸神为他安排好的命运是悲惨的、荒谬的,但他把它转化了,他把它变成实现自由意志意愿的过程!

加缪让西西弗斯留在山下。从山顶跑到山下,他意识到荒谬。在山下,他决定再举起巨石,重新上山的一刻起,他成了超人。一个人总会再发现自己的重负。自由意志下了决定,负起这个决定所带来后果的责任。西西弗斯以更高的忠贞(忠于自己于人间而非向神明和命运屈服)否定了诸神。神惩罚他,他不相信神,也不相信他所做的是惩罚,于是所谓命运对他来说便没有意义了。对他而言,没有外在/超自然主宰的宇宙既不徒

劳,也不贫乏。石头的每一颗粒子、夜色茫茫的山上的每一片矿岩,本身就是一个世界。奋斗上山此事本身足以使人心充实。我们应该相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。

然而,在西西弗斯决定承受自己的景况,自愿负起重责,以奋斗克服当前荒谬命运之后,他又会不会有某种一时的悔恨?一时的软弱?即使他是荒谬的英雄,但英雄不是持续的,下一刻,他会是窝囊废吗?

推石上山既是一个过程,它可会漫长?我们的目光可否重新投注在这个可能千变万化的历程上?假使西西弗斯是一个凡人,多聪明也好,他应该没法子把心境收窄到只有一种状态吧?他蔑视诸神之外,会否有别的行动?

我们假定,西西弗斯也有失望的时候。正因为他每一次来到山下,都会重新燃起推石上山的希望,我们有理由相信,每一次他看着巨石滚回山脚,都会有相应的失落吧。没有失望也无所谓希望。有希望,当它一次又一次落空了,我们应该相信西西弗斯也会不快乐。

快乐和不快乐。主体的矛盾未必不可共存,只是,光去原谅只会加深控诉。西西弗斯的不快乐究竟启示了什么?

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打击,沉默已没有意义。西西弗斯不停推石上山,他的嘴巴会否同时不停地动?为了打击冥界死寂的空气,他会不会比苦力的呼喊更进一步,和空气中那不存在的敌人说话?他的嘴巴不停地动,肯定带来感官的刺激和惹人烦厌;他的声音不停地响,人在声音的组合内隐退了。发声者和对象因割裂而互不相关。声音的力量是渺小的,注定不能够改造对象。西西弗斯叹息,停了下来,或者还要哼一首歌,将山风地籁

掩盖。

我有两个熟悉的经验。第一个是不停地走，起起伏伏、高高低低地走，如一个作者坐在位子上，不断地写。也不是没有人来干扰，然而，个中依旧有一种无限，可以在心头扩大——即使有那么停止的一个段落，有无数重现又重现的句号。正如饭店打烊，坐在位子上的作者便要离开，正如西西弗斯不住鼓动的舌头，可能没有休息的时间。

有趣的是，我可能更喜欢坐在高山上，这次是不再说话，静静地，一个人也好，两个人也好，受着谷风的洗沐。那确然是水流洗涤的妙感。空气如水，两者也许真的毋须加以区分。由是盖掩一切的倒是山风地籁，当哼一首歌也成为它们的一部分时，人的呼喊不休，未能保证胸中的无限真是无限。声音，毕竟极易消弭于它常存有的三度空间。没有对文字执著的人会更加虚无。

推石上山的人不断告诉别人自己这两种经验，但决定照样溶掉。西西弗斯到达山巅的时候，看着石头再滑回山下，他只是悲伤、失望呢？还是静静的，进入虚无的境界？这时节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寂灭。他由推石上山的喋喋不休沉默下来，清风拂过，山不动心亦不动。然后他迈开脚步，向山下去走，依样高高低低、起起伏伏地走。他又再痛苦地面对自己的命运。他或许轻蔑，或许成为荒谬的英雄，但他的一切决定照旧可能溶掉。在成为疯子或英雄之前，他不过是一个凡人。

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是沉默的。他沉默，所以他欢乐。他的命运属于他，他的巨石也属于他。当荒谬的人体会了他的苦难时，他使一切偶像沉默下来。我笔下的西西弗斯是多言的，他

的不安惟有用言语掩饰——向虚空投掷的，比推石更徒劳的话语。然后，他发觉自己也会软弱，也会疲劳。只有到了山顶，他又可进入那个虚无的境界，他静了下来，但沉默却有着跟加缪完全不同的意义。

虚无没有被克服。又或者，虚无不那么容易被克服。自主和自由在人生历程上的不可永续，不才是凡人的真实体验？不错，挣扎着上山的努力足以充实人的心灵，但强者的快乐可不是凡人的快乐。